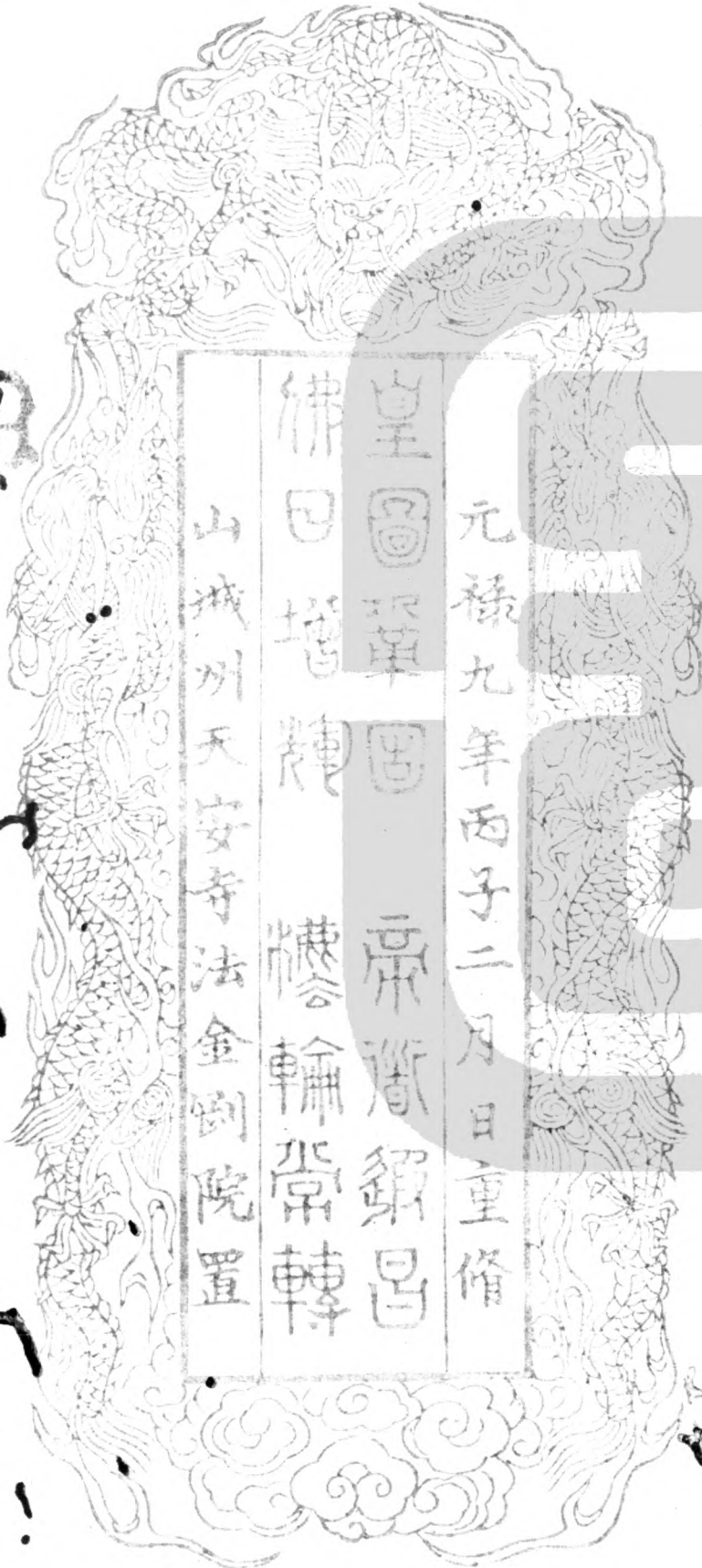


續高僧傳

牙木七

四百七十一
承四

751327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修

皇圖聖固 帝贊緝昌

佛日增輝 懋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刀
十
7
A

忍
7
7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唐釋

道宣

撰

感通篇中 本傳三十九 附見四

齊趙州頭陀沙門釋僧安傳一

周益州青城山飛赴寺香閣梨傳二

周益州多寶寺猷禪師傳三

周益州沙門釋僧度傳四

周益州野安寺衛元嵩傳五

前梁益州沙門釋尚圓傳六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行傳七

後梁荊州神山釋道穆傳八

隋初荊州四望山開聖寺釋智



隋涪州相思寺釋無相傳十

隋瀘州等行寺釋童進傳十一

隋益州沙門釋富上傳十二

隋鄭州會善寺釋明恭傳十三

隋益州長陽山釋法進傳十四

隋岱州耆闍寺釋道幽傳十五

唐益州福化寺釋慧聰傳十六

隋襄州禪居寺岑闍黎傳十七

隋丹陽天保寺通闍黎傳十八

隋京師凝觀寺釋法慶傳十九

隋益州天勅山釋德山傳二十

旭上

唐京師法海寺釋法通傳二十一

單道琮

隋荊州青溪山釋道悅傳二十二

隋荊州內華寺釋慧耀傳二十三

唐荊州開聖寺釋慧因傳二十四

唐巴陵顯安寺釋法施傳二十五

唐初蜀川沙門釋慧岸傳二十六

唐初荊州開聖寺釋法運傳二十七

唐幽州北狄市示階沙門傳二十八

隋東嶽沙門釋道辯傳二十九 神辯

隋益州建明寺釋慧琳傳三十

隋京師救度寺釋洪滿傳三十一

唐箕州護明寺釋智顯傳三十二

唐蘇州常樂寺釋法聰傳三十三

唐代州昭果寺釋僧明傳三十四

唐代州五臺山釋明隱傳三十五

唐代州五臺山釋法空傳三十六

唐京師定水寺釋明濬傳三十七

唐京師普光寺釋明解傳三十八

唐兗州法集寺釋法冲傳三十九

宋尚禮

釋僧安不知何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号

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

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

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

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

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

年雌雉應生在此徑至一家遙喚雌雉令女
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入
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荅曰見其初
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爲
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之
爲講涅槃聞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湛
然不解于時始年十四便就講說遠近咸聽
歎其宿習因斯躬勸從學者衆矣

香閣梨者莫測其來以梁初至益州青城山
飛赴寺欣然有終志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
往山遊賞多將酒肉共相酣樂前後勸喻曾
未能斷後年三月又如前集例坐已了香令

人於座穿坑方丈人莫知意謂人曰檀越等
恒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為衆須食一頓諸
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識者怪之
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尔汗地及至
坑所張口大吐鷄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
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鮓鵝
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辛殺迄今酒肉
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益州別駕羅研朝
梁誌公謂曰益州香貴賤荅曰甚賤初不謂
是人也誌曰既為人所賤何為久留研亦不
測此語為有識者說之或曰將不指青城香
闍梨乎遂往山具述香曰檀越遠來固非虛

說其夜便化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太輕及
開止見几杖而已

益州多寶寺猷禪師者慈道人姓楊氏勤讀
誦四十餘年日夕不捨房後院壁圖九想變
露置繩床椶皮覆上晝依僧例夜則寢中亘
一日方出一食如是漸增七日方食僧以為
常弗之怪也如此又經二十餘年忽經一月
而不出者不畜侍人僉議不出祇是入定不
勞看之忽一夜風雨盛盡壁廊倒且共往視
試撥椶被一無所見唯繩床坐褥存焉

釋僧度不知何人夫來邑野略無定所言語
出沒時有預知号為狂人周趙王在益州有

郛人與王厚便欲反時有告者王未信之至
旦郛兵果至王厚者為主在城西大街方床
大坐時僧度乃戴皮靴一隻從城西遺糞而
走至盤陘塔棄靴而迴衆怪之而莫測也又
復將反者將紙筆請度定吉凶便操筆作州
度兩字反者喜曰州度與我斯為吉也擇日
往亡我往彼亡重必剋之時趙王據西門樓
令精兵三千騎往始交即退隨後殺之至盤
陘斬郛兵千餘為京觀今塔東特高者是於
後方驗度戴皮相皮郛聲同遺糞而走散於
塔地所言州度從各反即斫頭目前取驗定
後人聞於王遣人四追遂失所在

釋衛元嵩益州城都人少出家爲云名法師
弟子聰穎不偶嘗以夜靜侍傍曰世人洵洵
貴耳賤目即知皂白其可得哉名曰汝欲名
聲若不佯狂不可得也嵩心然之遂佯狂漫
走人逐成羣觸物擗詠周歷二十餘年亡名
入關移住野安自制琴聲爲天女怨心風弄
亦有傳其聲者嘗謂兄曰蜀土狹小不足展
懷欲遊上京與國士抗對兄意如何兄曰當
今王褒庾信名振四海汝何所知自取折辱
荅曰彼多讀書自爲文什至於天才大略非
其分也兄但聽看即輕介造關爲無過所乃
著俗服關中却迴防者執之嵩詐曰我是長

安于長公家人欲逃往蜀耳關家迭迭至京
于公曾在蜀忽得相見與之交遊貴勝名士
靡所不詣即上廢佛法事自此還俗周祖納
其言又與道士張賓密加扇惑帝信而不猜
便行屏削嵩又制千字詩即龍首青煙起長
安一代立是也並符讖緯事後曉之隋開皇
八年京北杜祈死三日而蘇云見閻羅王問
曰卿父曾作何官曰臣父在周為司命上士
王曰若然錯追可速放去然卿識周武帝不
荅曰曾任左武侯司法恒在階陛甚識王曰
可往看汝武帝去一吏引至一處門窻椽瓦
並是鐵作於鐵窻中見一人極瘦身作鐵色

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因苦困乃尔答
曰我大遭苦困汝不見耳今得至此大是快
樂祈曰作何罪業受此苦困荅曰汝不知耶
我以信衛元嵩言毀廢佛法故受此苦祈曰
大家何不注引衛元嵩來帝曰我尋注之然
曹司處處搜求乃遍三界云無不見若其朝
來我暮得脫何所更論卿還語世間人爲元
嵩作福早來相救如其不至解脫無期祈蘇
不忘冥事勸起福助云

釋尚圓姓陳廣漢洛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
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娖女或歌或哭
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

形即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
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前作諸變現龍
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
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
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
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陁鬼皆失所
自尔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值梁覆擾圓
行至蜀所有痛惱因之護衛年八十一終所
任治城今已摩滅

釋法行者不知何人即論法師之神足也論
本任玉泉煬帝隆重見於別傳行性素不倫
言多卓異或居山谷時入市鄽每往青溪路

由覆船頂見泉流茂木乃顧曰十年之後當
有大福慧人營構伽藍及智者來儀果成光
告又嘗往當陽城執竹弓射之後有山賊圍
城如所前相然每出異言云梁休各宣帝惡
之令追將戮隨使至焉抗不前曰吾償命於
此地尋有使至隨致命盡遂斬之而無有血
臨終說諸要偈辭理切附不可具載皆述業
報不可逃避及戮訖遂巡間屍靈遂失僕射
蕭瑀行至四望山因禪師所為宣帝懺曰先
人殺聖人罪者禮悔之餘願為及也傳曰以
為後梁續曆勢不超挺孤守一城傍被禦衛
有何榮荷隨妄造愆故斬聖人望延厚祚所

謂前望失於後途不久追入流離關壤無辜
之責誠不可欺

釋道穆松滋人性愛山林初入荊州神山將事
巖隱感迅雷烈風震山折木神虵繞床羣虎
縱吼穆心安泰然都無外想七日一定虵虎
方隱方登山遠眺其山東依浚壑西顧深流
有終焉之志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王也
來請受戒及施法式諸毒潛亡祭祀絕於羶
辛祈澤應時雲雨如此衛候不一例可知也
居山三十餘載名聲及遠遊遁之賓咸歸竭
請沙門則僧展僧安高士則劉虬車綴叙言
命的無爽風聲梁湘東王蕭繹欽德經過於

挂錫之所建臺一區立碑叙胤簡文為頌立
碑在於山頂及穆將終欣於觀遠乃行至山
峯而卒春秋七十矣

釋智曠姓王本族太原中居徐部厥考後任
荊州新豐縣母初將孕夢入流浴童子乘寶
船來投便覺有娠及生長敏而重行梁太清
初喪亂無像元帝當壁曠少勇壯招募壯士
隨軍東行未幾淪陷深悟虛假遂不婚娶專
求離俗初值巾褐誘以神仙先受符籙次陳
章醮便問此術能致道乎荅曰籙既護身章
亦招貨曠曰斯乃保茲苦器便名道耶又請
度世法乃示斷粒必到玉清七日便飛至期

不應道士曰尔猶飲水致無有赴次更七日
口絕水飲道士又曰尔夜尚眠致無感耳又
更七日常坐不卧三期屢滿靡剋昇天而氣
力休強遠近驚異後值高僧授戒為佛弟子
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者二世眼盲
曠曰尔家冢内棺枕古井移墳開甃必獲襮
焉因即隨言瞽者見道請求剃落衆咸憚之
便伐薪施僧空閑靜慮又言澗有古鐘可掘
出懸寺仁州刺史謂為詭惑鞭背百下無慘
無破便送出臺拘在尚方有力者試以八尺
械懸來捶膝傍觀謂言糜碎而曠容既無撓
肉亦無痕獄吏云承居士能忍飢便絕食七

日身色如故市衢見行驗獄猶有方委分身
梁宣大定三年從人乞草屨今夜當急行及
三更合城火發四門出人不出燒殺七千曠
在獄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年將不惑始蒙剃
落進戒以後頭陀州北四望山去此地福德
方安天子去城六十猛獸所屯初止以後馳
弭床側每夕山隅四燈同照士俗雲赴奄成
華寺後宣明二年平顯二陵皆在寺前驗於
往矣至於梁元覆敗王琳上迫後梁國移並
預表荊有一宰鴨而爲齋者鴨神夜告便曰
何有殺牲而充淨供自尔便斷曾度夏水徒
侶數十欲任不可欲去無從前岸兩船無人

將至曠笑而舉聲呼之舩自截流直到遂因
濟水誠以勿傳又於成陽造佛迹寺有牛產
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離弋僧告曠知
惻荅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債
其著不出牛母無他因執爐呵誠犢子疾當
償報何恥生乎應言便出故神異冥徵不可

備載以開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終於四
望開聖寺春秋七十有五自剋終期天香滿
室合寺音樂西南而去未云二年預云終事
示如胛痛問律師曰阿那含人亦有疾不未
荅間白云報身法然及遷神後手屈三指仁
壽元年永濟寺僧法貴死而又蘇見閻羅王

放還正值曠乘宮殿自空直下罪人喜曰三
果聖僧來救我等所造八寺咸有靈竒或涌
飛泉時降佛跡隨慧日道場法論備見若人
為之碑頌廣彰德行

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者非巴蜀人不知何
來忽至山寺隨衆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
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
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
許踏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齊返
還無船乃鉢安水中曰何為常擎汝汝可自
渡水便取芭蕉葉搭水立上而渡鉢隨後來
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

去徒衆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不與
篙楫乃捉舩舷直介渡水不顧而去即令尋
逐莫測所往

釋童進姓李綿州人昔周出家不拘禮度唯
樂飲酒謂人曰此可以灌等身也來去酣醉
遺尿臭穢衆共非之有遠識者曰此賢愚難
識會周武東征云須毒藥勅瀘州營造置監
吏力科獠採藥蝮頭鐵狸鬻根大蜂野葛鴉
羽等數十種釀以鐵釜藥成著皮衣琉璃障
眼方得近之不介氣衝成瘡致死藥著人畜
肉穿便死童進聞之往彼監所官人弄曰能
飲一盃豈非酒士進曰得一升解醒亦要官

曰任飲多少何論一升便取鐵杓於藥瓮中
取一杓飲之言謔自若都不爲患道士等聞
皆來看進又舉一杓以勸之皆遠走避或曰
此乃故殺人何得無罪進曰無所苦藥進自
飲有誰相勸乃噫曰今日得一醉卧方石上
俄尔遺尿所著石皆碎良久睡覺精爽如常尔
後飲酒更多食亦逾倍隋初得度配等行寺
抱疾月餘而終年九十餘弟子檀越等終後
檢校衣服床褥皆香絕無酒氣

富上者莫測何人恒依益州淨德寺宿埋一
大笠在路晝日坐下讀經人雖去來不喚令
施有擲錢者亦不呪願每於靜路不入鬧中

狀如五十雖在多年過無所獲有信心者曰
城西北人稠施多在此何為答曰一錢兩
錢足養身命復用多為陵州刺史趙仲舒者
三代之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直
過伴墮貫錢富但讀經目未曾顧去遠舒今
取錢富亦不顧舒乃返來曰你見我錢墮地
已不曰見問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拾將去
舒曰你終日在路唯乞一錢豈有貫錢在地
而不取者見人將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貧道
物何為浪認仲舒曰我欲須你身上袈裟富
曰欲相試耳公能將去復有與者可謂得失
一種即疊授與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周朝

人官歷三代大與衆僧往還少不貪者聞名
故謁本非惡意請往陵州富曰大善然貧道
廣欲結緣願公助國安撫即是長相見受供
養也舒辭歎曰毛中有人不可輕慢介後不
見益州人薊相者從揚州還見之亦埋筮路
側顏狀如常

釋明恭任鄭州會善寺昔在俗是隨高下狗
騎與伴三人齋力相似而時所忌帝深慮以
事除之作兩裹餅啗一餅裹一具生鹿角一
餅裹五升鹽俱賜食之並盡其馊鹽者出至
朝堂腹裂而死恭馭鹿角全無所覺厭俗出
家住會善寺其力若神不可當者曾與超化

寺爭地彼多。召無賴者百餘人來奪。會善秋
苗衆咸憂惱。恭曰：勿愁。獨詣超化脫。其六鍾
塞孔以乾飯六升投中。水和可噉。一手承底。
一手取噉。須臾並盡。仍取大石可三十人轉
者。恭獨拈之如小土塊。遠擲于地。超化既見。
一時驚走。又隋末賊起。周行抄掠。先告寺曰：
明當兵至。可辦食具。并犬猪一頭。寺無力制。
隨言爲辦。至時列坐鋪蓐。食具。恭不忍斯負。
拄杖會所。與賊言議。賊先讓食。恭乃鋪餅數
十。安猪裹之。從頭咬拉。須臾並盡。賊衆驚伏。
恭召爲護。寺檀越羣賊然之。故會善一寺。隋
唐交軍絕賊往來。恭之力也。又曾山行。虎猪

交鬪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
便一手捉頭一手撮尾拋之深谷斯氣乃也
說多難信而實有之恭戒潔貞嚴常依眾食
所噉如恒人一食有值機候便噉二百人料
眾但深訝莫知其所由武德五年終於本寺
春秋八十五時會善有客遊沙弥口作吳語
厨下然火乾竹大如臂兩指折而燒之恭時
恠訝亦以指折而不得沙弥出後恭抱厨柱
起以沙弥衣置礫上柱壓之沙弥來求衣不
得見在柱下欲取不得恭笑爲捧柱取衣此
亦難可思者

釋法進蜀中新繁人在俗精進不敢辛腥在

田農作以鍤刃爲鍾磬步影而齋有送食晚
便飲水而已所犁田地不損虫蟻一時空中
聲曰進闍梨出家時到如是四五聲合家同
聞進因詣洛口山出家行頭陀不居寺舍時
隋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遣叅軍郁九閭長
卿往便將左右十人薛王曰承有道德如請
不來當申俗法王曰不須威逼但以理延明
當達此長卿出郭門顧曰今日將你輩往堯
率天請弥勒佛亦望得何況山中道人有何
不來初至吉陽山下日暮見虎道躡命人射
之馬皆退走欲投村恐違王命俄見一僧負
襆上山長卿命住爲伴餘從並留步至寺所

召入至床又見虎在床下怖不自安進遣虎
出具述王意雖有荅對而怖形于相狀進曰
檀越初出郭門一何雄勇今來至此一何怯
憚長卿頂禮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益貧道
後來行至望鄉臺顧視進行已及即與同見
王入內受戒即日辭出所獲嚙施一無所受
今征法聚寺停王顧諸佐曰見此僧令寡人
毛豎戒神所護也後更召入城王遙見即禮
進曰王自安樂進自安樂何爲苦相惱亂作
無益之事耶諸僧諫曰王爲地主應善問訊
何爲呵責進曰大德畏死須求王意眼見惡
事都不諫勉何名弘教進不畏死責過何嫌

乎雖盛飾床筵厚味重結而但坐繩床麈餅而已乃至妃姬受戒但責放逸不念無常又辟入山重延三日限滿便返諸清信等咸設食而邀之至時諸家各稱進到摠集計會乃分身數十處焉有時與僧出山赴食歛尔而笑人問其故曰山寺淨人穿壁盜蜜耳及還

元
高僧傳卷三十七

十一

果如所說斯事非一旦述之耳初王門師慈藏者為州僧官立政嚴猛瓶衣香花少闕加捶僧眾苦之而為王所重無敢諫者以事白進請為救濟荅曰其威力如此豈能受語耶苦請不已進造藏房門藏走出謂曰法門未可如是尔亦大力也還返入房蜀人以大甚

為大力自此藏便息言僧由此安以開皇中
卒山年九十六

釋道幽代州耆闍寺僧善解經論仁壽中於
寺講婆伽波若并論聽眾百餘人日午坐繩
床如睡見一天人殊為偉異自云我是釋提
桓因故來奉請在天講經初聞介介情不許
之以畏死荅云為造佛堂未成事有不可眠
覺向侍者如法師述之如曰此事罕逢人生
終死死時不知何道今得生天則勝人也開
通法利天解勝人何得不往佛堂事中功德
不足及言幽從之不久又如前夢依如天請
天帝乃以少香注幽手中剋時來迎及覺見

掌中有香氣熏一寺自後如前說法下講至
廊下床上諸僧遙見香煙充滿床側驚怪來
看幽執香爐正念蟬蛻而去于時寺外道俗
望見雲氣從寺而出如一段雲騰空直上飄
飄而沒

釋慧聰姓王出家已後遊行齋講手不釋卷
尋經旨趣心自欣躍苦形節食行知足行自
云法華經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經典但行
禮拜四衆尚得六根清淨我何為不禮諸佛
世尊即於別院閉門常禮万五千佛依經自
唱一一禮之寺僧怪其所作於壁隙伺之見
禮拜頭下天龍八部等亦頭下數數非一諸

人來其院者無不心戰走出恒聞異香蔚蔚
尔及死在貞觀年中院絕人往每夜常聞彈
指禮拜行道等相

襄州禪居寺岑闍梨者未詳何人住寺禪念
爲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
食不繼岑每日將坩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
坩可三斗許將還在道行飲達寺坩亦空竭
明日復尔在寺解齋將篤坩就厨請粥三升
仍挂杖頭入衆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
一擊日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
災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狸犬一頭
并一寺内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

庭中墻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惋無
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犬便銜來岑見懊惱
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啣
衣及箱以告於岑岑揔召諸鼠各令相保一
鼠無保岑曰汝何啣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動
今為寺貧便於講堂東北白馬泉下泊中迅
記某處為厨庫某處為倉廩人並笑之經宿
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却
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
基業不虧鬪訟不可任耳永徽中恰有人立
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丹楊通闍梨者任天保寺唐貞觀末年已八

十氣力休健儀容率素常服納衣衣厚一寸
綫如指大以用絨納極清潔誦法華經市中
乞食所得不異流俗得錢財修補寺舍其寺
大堂梁時所立朱砂汗灑塗之極厚唐初善
禪師鍍大銅像須水銀就梁刮取所用充足
餘趾猶赤是知昔人爲福竭於所貴不以爲
諱如不用者昔物何在其寺基郭補修所須
云有古鎮國金可取治護乃於寺北四十步
依言掘得十斤用盡得三十斤便曰地下大
有更取殺人於是便止後輒自營土窟於寺
北擬終事時未之驗也不久告僧云尋常命
終須有付囑引諸財物指訂囑授極有分明

經三日而神氣爽健而云將去忽不知所在
便就窟視之門已塞開一小孔在土撮卧氣
已終矣年九十餘

京師西北有廢凝觀寺有夾紵立釋迦舉高
丈六儀相超異屢放光明隋開皇三年寺僧
法慶所造捨塑纔了未加漆布而慶忽終周
日寶昌寺僧大智又終經三日穌說云初去
飄飄若乘風雨可行百里乃見宮殿人物華
綺非常又見一人似若王者左右儀仗甚有
威雄頃間見慶來而面有憂色又見大像謂
殿上人曰慶造我未了何爲令死其人遽而
下殿拜訖呼階下人曰慶合死未答云命未

盡而食盡彼曰可給荷葉而終其福壽言已
失像及慶所在時即問疑觀寺僧云慶公死
來三日所造丈六一夕亦失達曙方見時共
嗟怪言詳未訖人報云慶穌活衆咸往問與
大智說同自介旦旦解齋進荷葉六枚中食
八枚凡欲食時先以煖水沃令熯濕方食之
周流遠近率諸士女以成其像依像懺禮無
爽晨昏以大業初卒春秋七十六近如雍州
渭南人單道琮者云永徽五年因患風儀容
改異差後味諸飲食咸臭唯嗽土飲水時俗
命爲人蠶今周行告乞可年四十餘
釋德山姓山氏莫測何人忽棄妻子入山修

道躋髮不暇削衣食不暇給唯息緣靜心為
得性也人莫知其觀行視其相狀如得定者
時遊化竹林龍池開悟道俗以清簡為本每
云煩亂之法道俗同弊故政煩則國亂心煩
則意亂水清則魚石可見神清則想倒可識
學清簡者尚自誼煩況在亂使焉可道哉後
入馬鞍山每多毒蛇噬人必死然山來往都
不為害諸餘僮侍晨夕所行一無所懼曾躡
被齒山以水洗之尋尔還復後還天勒山夏
坐樹下人來山所逢虎迫逐便入繩床下虎
躡床前山曰床下佛子肉味可勝貧道耶即
脫衣以施虎屈起而永去後其小子於山訪

獲山曰余來何爲曰久不奉見生死不系故
來定省山曰汝去各自覓活更來與杖去後
數年又來山取杖欲捶之兒却住曰闍梨遇
兒如他人他人可受打耶山大笑曰吾不打
尔者必更來敗我道意遂長去山年九十餘
終於山谷舍時益州草堂寺旭上者不知何
許人少居草堂唯以禪誦爲業餘無所營
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時四方
大集馳騁遊遨諸僧忙遽無一閑者而旭端
坐竹林泊然寂想瓶水自溢爐香自然諸人
城西看了相從叅之旭儼然不動等同金石
三日之後方復如常四衆敬而異之故親如

朝日之初出同共日之爲旭上也年九十八
釋法通姓關京北鄴人小出家極尪弱隨風
偃仆似任羅綺由是同伴頗輕之通輒流淚
一朝對觀音像慨慷曰通聞菩薩聖鑒所願
剋從乞垂提誘免斯輕侮因斯誦觀音經晝
夜不捨後歲餘歸本生覲母旦食訖假寐於
庭樹下少間口中涎沫流液向有三升母以
爲物忤遽呼覺問何事如此通曰向見有人
遺三驢馱筋通噉始一驢孃呼遂覺餘二失
之自介覺身力雄勇肌膚堅鞫密舉大木石
不以爲重寺有僧戡者膂力之最通竊取袈
裟安在柱下戡初不見謂是神鬼所爲通笑

爲舉梁抽取。戡大駭服。有大石曰重五百餘斤。通於南山負來供僧用。今見在貯水施禽鳥。隋高祖重之。有西蕃貢一人云。大壯在北門試相撲。無得者。帝頗惡之。云大隋國無有健者。召通來令相撲。通曰。何處出家人爲此事。必知氣力。把手即知。便喚彼來。通任其把捉其人。努力把捉。通都不以爲懷。至通後。捉揔攬兩手急搦。一時血出外。瀆彼即蟠卧在地。乞命。通放之曰。我不敢殺。捉恐你手碎去。於是大伏舉朝稱慶。京邑弄力者聞而造之。通爲把豆麥。便碎倒曳車牛。却行當時壯士命。爲天力士也。煬帝末避亂隱南山。乃負一

具禮并犢子大神通也未幾丁母憂出山歸
葬事了返山雖力兼百夫未曾忤物精誠節
約時輩推之以武德初卒春秋五十六
釋道悅姓張荊州昭丘人十二於玉泉寺出
家受戒安貧苦節尤能持念大品法花常誦
為業隨有經戒日誦一卷人並異之初智者
入於玉泉未有鐘磬於泉源所獲怪石一片
懸而擊之聲響清徹悅於此寺每誦卷通扣
磬一下聞者肅然且其誦聲如清流激韻聽
者忘疲所以幽明往者屢有祥感一時患水
腹脹如鼓更無餘求唯念般若一夜正誦經
次腹忽如裂水出滂流及試手尋洪腫頓消

病忽失所斯所謂轉障輕受者也昔朱粲賊
擾唯悅守山盜來求減以惠給餘更重取者
而不熟慙而返之他日又來將加害命悅坐
地不動曰害吾止此吾欲目見寺舍取盡遂
放令引路行數步又坐曰吾沙門也非引路
之人浮幻形骸任從白刃賊竒其高尚也送
還本寺悅一生不衣蠶衣唯服麻布漢陽王
至山覩悅風儀秀眉蘊服請受戒品又遺厚
供一無所受王作大布三衣一襲以奉之因
問何不著繒帛耶荅曰蠶衣損命乖忍辱之
名布服儉素表慈悲之相王曰仲由不恥夫
子見稱沙門慈忍固其然也悅步影而食少

差虛嗽食留一分以資飛走沉冰之屬故慈
善所熏或飛來肩上或浮泊手中雖衣弊服
而絕無蚤虱時又巡村乞虱養之誠勿令殺
悅居山五十餘年春秋七十二矣終於巖所
永徽中有人於青溪見一僧擎錫跣足自云
般若師言已不見然生存常誦般若故人咸

号焉

釋慧耀姓岐襄陽人少沉密訥言敏行人共
重之受具後歷遊訪道至鄭川命師所又往
衡岳思師所咸伏膺請益觀用清明思公於
衆曰公於實相觀善有玄趣居山數年值思
長往欲絕迹武當以希素尚行至巴丘曰此

地禪律罕聞可隨行化有江陵導因道懿法
師聞志焉相携西上居導因寺積十四年不
出戶庭惟味禪靜及智顛返鄉歎爲故鄉不
之賢友足爲模楷遺法也因是道俗稍來禮
謁耀杜門密行不偶時俗以仁壽二年暮告
人曰吾不願惱此衆僧欲往內華寺可以閑
放衆固留不許至三年二月有疾見思命二
師來迎至三月六日跏坐直身而卒年七十
九遂葬於內華未終前寺中三十餘人咸夢
寶刹傾倒及明異口同音而說之昔日導因
今天皇寺是也見有栢殿五間兩厦梁石軍
將軍張僧瑤自筆圖畫殿其工正比盧舍那

相好威嚴光明時發殿前五級亦放光明祥
徵休咎故不備述由此竒感聊附此焉
釋慧因姓張清河武城人昔依賢法師後以
雅志卓然衆所推伏欲屈知寺任遂巡於蜀
川詢求禪律訪無夷險必往叅請唐運大通
自蜀而返于時州別一寺但三十僧因即其
一持雖志節終始無忘後爲開聖本寺去荆
五十餘里山藪曠迥阻絕風煙乃獨止此山
草庵蘭若二十餘載四遠咸依昔智者遺言
今宛符會貞觀十九年大旱而寺石泉獨無
有竭乃自負水外給飛走由斯獲濟江陵令
盧行餘承聞往之索水飲馬因負而給之行

餘謂少頗出恚言便遣馬就寺俄值羣豬來
路人無敢犯後有二人寺北竊食辛肉虎來
擁遶哮吼將噉其人得急逃竄無方因聞往
救虎乃潛退斯戒德慈明爲若此也法華一
部毗尼戒本行往常誦未忘心口年七十五
卒於本寺

釋法施姓江武當人少而弘直神智難測形
無定方出處不滯遊巴陵顯安寺娑羅樹下
宴嘿而人亦莫之顧也依荆南記云晉永康
元年僧房床下忽生一樹隨伐隨生如是非
一樹生逾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
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自尔已後樹長便邊

但極晚秀夏中方有花葉秋落與衆木不殊
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攀而流涕
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
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採元嘉十一年
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今見在此亦一方
之竒迹也隋末喪亂稱兵非一蕭銑時爲羅
縣令施拊背指巴陵城曰此天子城也後果
王之米極平賤施誠深藏人不測其言於後
米斗直萬五千飢餒者衆如此記授來事若
指諸掌趙郡王伐僞梁銑問今事如何施遺
雙銅筋銑曰令我同矣遂舉衆歸化百姓咸
賴其德弘矣嘗於江陵北頭陁虎來牀側人

來語虎曰佛子閉目虎即低頭閉目斯遇猛獸如家犬者斯人在斯誦勝天王一部靜念出觀誦而美之而精進牢強越於常伍後潛形高遇

釋慧岸者未詳何人面鼻似胡言同蜀漢往來市里默言無准人不之異武德三年科租至岷州程期甚促蜀人初不聞謂在天外人有僦購科索万錢轉更驚急謂往鬼國被去者皆為死計散費資糧為不行之計岸於新繁市大笑曰但去必見歡喜捉負租拗折數枚衆人去至鹿頭道逢勅停此前言之驗也武德六年輒復悲泣不能自禁曰誰能見煩惱

因沒水求死衆人爭入水接之乃端坐水底
已卒卒後其年亢旱不收疫死衆矣

釋法運姓鄧荊州長林人姿容挺秀有拔羣
之美至於筭曆五行洞其幽致傳述楚二晦
星以運爲一也後值智曠禪師誨以出俗之
資便剷除俗玩剃髮入道修學禪要志樂閑

寂別於閑聖西此起一道場如常觀行不隱
昏曉嘗誦七佛咒等救濟無不輒應隋末虎
暴摩頂曰天下正亂百姓惶惶汝可遠藏莫
爲他厭及八營賊主揚道生承名迎接安置
供給蕭銑次立又加奉教所獲施物即入悲
教二田又於州內別置道場号爲龍歸精舍

銑乃請問興亡答曰貧道薄福不得久為善友時不測其言也不久趙郡王恭附游兵至又加頂謁兵又東下圖像隨身又留一影令還慈屬允所謂道德之感動也嘗有信心士女晨夕供施妖邪鬼怪見必迴心社廟神祇悉參歸戒以武德中化往春秋六十葬於開聖寺智曠禪師塔側

承

高僧傳卷二十七

二十

貞觀年中遼西柳城靺鞨名帝示階者年十八時逃入高麗拾得二寸許銅像不知何神明安皮袋中每有飲噉酒肉拔出祭之逢高麗捉獲具說我是北邊靺鞨不信謂是細作斫之三刀不傷皮肉疑是神人問有何道術

答曰無也唯供養神明而已乃出示之曰此
我國中佛也因說本末看像背上有三刀痕
遂放之令往唐國彼大有佛事可諮問也其
人得信在懷深厭俗網今在幽州出家大聰
明有儀止巡講採聽隨聞便解有疑錄出以
問者皆深隱遠思者難之

釋道辯齊人住泰山靈巖寺居無常所遊
行為任經史洞達偏解數術以大業年中來
遊襄部年過七十又與同邑僧神辯相隨杖
策登臨眺望山水多所表詣如曾聞見行至
禪居寺南嶺望云此寺達者所營極盡山勢
衆侶繁盛清肅有餘如何後銳於前起閣寺

借非唯寡少更增誼諍相接曾未經涉恰如其言於是盤遊諸寺備陳勝負莫不幽通前識鑿徹精靈又至諸墓亦陳休咎有士俗姓名者請為圖其墳塋巡歷峴原示其一所曰去中安墓足食豐財入地三尺獲粟一升又深一丈獲石二片五彩交映斯曰財緣依言掘鑿果獲粟石遂行卜葬至今殷有襄州有素山松者博覽經誥時号儒宗聞辯學廣故來尋造以楊子太玄王弼易道用相探蹟辯曰揚王道術未足研尋可賜愚徒無聞智者松勃然變色笑辯抑揚辯曰公學未周信其前述可除我固當為指歸便引太玄經云又

於玄象偏所留心曾不寢卧夜便露視審宿
度之所次察字彗之光景便告人云吾昔於
裕法師所學觀七曜告余云晉朝道安妙於
此術人雖化往遺文在焉其所注素女之經
最爲要舉恨失其本如何得之時有一僧偶
然獲本請爲披浹辯得欣然卽爲銷摘此僧
茫昧情猶夢海遂以惠之辯曰安目弥天誠
非虛稱學統弥綸數術窮盡此雖四紙文綜
無遺要約包富靈臺斯盡于時月臨井宿便
云事在西楚可告道俗宜營水備不盈兩夕
漢江大漲汎溢襄邑城隍將沒預見之明其
類若此所得財物並用市金將事合丹擬延

其壽人告來盜不可行之便云盜假遁甲六
丁吾明此術常以月朔加氣何得相欺吾不
畏也以義寧年與神辯南遊嶺表不知所往
釋慧琳姓薛綿州神泉人以隋初隱於建明
寺清虛守靜與物不羣寺有塑像常在供養
像為生鬚三十六枚大葉末年掃一古墳壑

二竹竿云是天眼後忽拔一云弘農楊為魔
所拔也不久義寧嗣曆有時著複衣夏坐墳
上日雖炎赫身無熱狀口雖涉道形同於俗
言談之次以理居先雒縣先有育王浮圖琳
忽一時歷村借車三百乘云欲向雒縣迎浮
圖於此安置未經旬日遂被火燒武德年中

潛伏草野人莫知也彼有揚祐師不測何人
直往草中相見曾生未面宛若舊朋各云別
來八百年矣曾爲人呪病得差病者令女賣
裙以施女遂留衣送直琳遙見謂曰但將裙
來我不須錢女驚其聖以貞觀四年示從物故
釋洪滿姓梁安定人在俗年十五遇時患雙
足攣躄常念觀音經三年忽有僧執澡罐在
前立不言問曰師從何來荅曰以檀越常喚
所以來滿扣頭問曰弟子往何罪報今施此
攣躄僧曰汝前身拘縛物命餘殃致尔汝但
閉目吾爲汝療之滿隨言冥目但覺兩膝上
各如拔六七寸丁却旣了開目將欲謝恩失

僧所在起行如故滿乃悟是舊音因尔精誠
誓不妻娶後忽自通禪觀安坐不動乃經三
日七日者開皇初元變俗從道住救度寺大
業融併入居法海貞觀十三年卒春秋八十
三矣

釋智顯住遼州護明寺少出家戒操貞峻立

永高僧傳卷三十一

操耿介勇銳居懷聞川聞見莫不高賞專務
坐禪人不知其所詣隋末賊起川原交陣相
推不已動經旬朔顯於兩陣以道和通往返
弥時俱隨和散合郡同嘉敬而重之後與
道俗十餘行值突厥并被驅掠顯遂隱身不
見後訪得問云我念觀音不值賊有同學在

箕山守靜獵者奪糧頓盡顯遠知之使人送
米其通幽解網非可究也而任吹虛舟無所
拘礙每有苦處輒往救拔是知大悲攝濟隨
方利生雖行位殊倫而心焉靡異不測其終
釋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初負裘周遊法
席叅詣隨聞雖曉然未本意意在息言然言
為理詮事須博覽不著為本無得虛延如灰
除垢灰亦須淨後往金陵攝山栖霞寺觀顧
泉石僧衆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髮時遇善
友依言度脫遂誦大品不久便通又往會稽
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於心蕩然無累貞
觀十五年還杭蘇等州開導集衆受道者三

百餘人自介華嚴涅槃相續二十餘遍貞觀
十九年嘉興縣高王神降其祝曰爲我請聰
法師受菩薩戒依言爲授又降祝曰自今以
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衆僧
在廟設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鹽縣鄱陽府
君神因常祭會降祝曰爲我請聰法師講涅槃
經道俗奉迎幡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
在又降祝曰蒙法師講說得稟法言禪道業
障多有苦惱自聽法來身鱗甲內細虫噉苦
已得輕昇願道俗爲我稽請法師更講大品
一遍乃不違之顯慶元年冬謂弟子曰吾不
久捨報可施諸禽鳥而恒講不輟後講於高

座上塵尾忽墮而終春秋七十一矣。

釋僧明者不知何人在五臺娑婆古寺所營屋宇二十餘間守一切經禪誦爲業自云年十七時從師上五臺東禮花林山訪文殊師利至一石谷漸深見有石曰木杵又見兩人

無影眉長披髮眼臉上掩師便頂禮請

人曰汝穀鼻小遠從何來荅昭果寺僧習禪樂道隱在娑婆已數十年然食五穀願真人救苦報曰待共衆議須臾更一人來長大著樹皮衣云汝來已久可逐我至寺行大石側忽見山谷異常廊院周遶狀若天宮有十四五人同坐談笑問所來方言議久之送

出後重尋失路還舊業定以貞觀十六年卒
八十一矣今娑婆寺二磚塔存

釋明隱者少習禪學次第觀十一切入在中
臺北木瓜谷寺三十年唯以定業餘無所懷
又往佛光山寺七年又往大孚寺九年志道
之徒相從不絕道俗供事填委山林永徽二
年代州都督以昭果寺僧徒事須網領追還
寺任辭不獲免龍朔元年十月卒於此寺端
坐熙怡如在久定其五臺山有故宕昌寺甘
泉美岫往而忘返有僧服水得仙身如羅縠
明見藏府骨髓武德年末行於山澤今村中
父老目者十餘人說之五臺山者斯為神聖

所憩中臺最高所望諸山並下上有大泉名
曰太華傍有二塔後諸小石塔動有百千云
是孝文從北恒安至此所立石上人馬大跡
儼然如初從中臺東南三十里至大孚靈鷲
寺南有花園前後遇聖多於此地有東西二
道場中含一谷西北上八里許有三子燒身
寺元是齊帝第三子性樂佛法思見文殊
故來山尋如其所願燒身供養因而起塔所
將內侍劉謙之於此寺中七日行道祈請文
殊旣遇聖者奄復丈夫曉悟花嚴經義乃造
花嚴論六百卷今五臺諸寺收束猶有三百
許卷近龍朔中主上令會昌寺僧會蹟兩度

將功德物往彼修補塔尊儀與五臺縣官同
往備見聖迹異香鐘聲相續不絕

釋法空者不知何人隋末任鴈門郡府鷹擊
郎將時年四十歛自生厭離見妻子家宅如
牢獄桎梏志慕佛法情無已已摠召家屬曰
吾爲尔沉滯久矣旦夕區區止是供給可各
自取計吾自決矣便裹糧負襍獨詣臺山飢
則餐松皮栢末寒則入穴苦覆專思經中要
偈亦無所參問時賊殺交起追擊攸歸府司
郡官所在追掩將至禁所正念不語志逾慷
慨跏坐不動不食不息已經五日守令以下
莫不驚愕因放之任其所往一坐三十餘載

禽獸以爲親隣妻子尋獲欲致糧粒空曰吾
厭俗爲道以解脫爲先自今以往願爲善知
識非尔纏縛吾何解之更不須相見於是遂
絕幽居日久每有清聲召曰空禪如是非一
空知是自心境界以法遣之後遂安靜初學
九次以禪用乃明終爲對凝遂學大乘離相
有從學者並以此誨之不知所終

釋明濬姓孫齊人善章草常以金剛般若爲
業永徽元年二月十二日夜暴死心上暖周
時方蘇說云初有二青衣童子將至王所問
一生作何業濬荅但誦金剛般若經王曰不
可言師可更誦滿十万遍明年必生淨土弟

子不見師也。還令二青衣送至寺，濬自介精苦倍百逾厲。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云。釋明解者，姓姚，住京師普光寺，有神明薄知才學，琴詩書畫京邑有聲。然調情敞怳，頗以知解自傲於諸長少，無重敬心。至於飲噉，不異恒俗。會龍朔之中，徵諸三教有能觀國者。

策第賓王解，因此際往赴東都。策弟及之，行次將仕，乃脫袈裟，吾今脫此驢皮，預在人矣。遂置酒集諸士，俗賦詩曰：一乘本非有三空，何所歸云云。不久病卒，與友僧夢曰：解以不信故，今生惡道，甚患飢渴，如何不以故情致一食耶？及覺，遂列食於野，祭之。又夢極慙愧。

云云又下夢於畫工先來同役者曰我以不
信敬生處極惡思得功德無由可辨卿舊與
相知何爲不能書一兩卷經耶又遺其詩曰
握手不能別撫膺聊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
泉路長野風驚晚吹荒隧落寒霜留情何所
贈惟斯內典章畫工不識書今誦十八遍已
便去遂覺向諸僧俗說之嗟乎明解可惜一
生妄存耶我自陷千載斯謂徒生徒死大聖
豈虛言哉貞觀中洛州宋尚禮者薄學有神
明好爲譎詭詩賦罷縣還貧無食好乞貸至
鄴戒德寺貸粟數與不還又從重貸不與之
因發憤造慳伽斗賦可有十紙許加飾莊嚴

慳態時俗常誦以爲口實見僧輒弄亦爲黃巾所笑及禮將死謗毀自當兩目圓赤見者咸畏吁嗟擾攘少時而絕

釋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父祖歷在魏齊故又生於兗部冲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弱冠與僕射房玄齡善相謂曰丈夫年不登五品者則共不仕爲逸人矣冲年二十四果爲鷹揚郎將遭母憂讀涅槃經見居家迫近之文遂發出家心聽涅槃三十餘遍又至安州高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即入武都山修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勅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時

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
宰曰如有列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
祐守宰等嘉其烈亮冒網周濟乃分僧兩處
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
學大乘并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
有五六十人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
兼作外學冲告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
之惠耳蓋利由道感還供道衆行殊道業理
固屢空于時逃難轉多復弊霖雨無處投止
山有大巖猛獸所居冲往詣巖穴告曰今窮
客相投可見容不虎乃相携乃而去遂咸依之
仍聽華嚴等經及難解重至安州有道士蔡

于晃者閑習內外欸狎僧倫道俗盛集僧寺
乃令晃開佛經沖曰汝形同外道邪術纏懷
苟講佛經終歸名利我道俗無名要惟釋子
身旣在此畢不得行早可識機無悔於後
晃聞默然逡巡而退介時大衆歎曰護法
菩薩斯其人哉沖以楞伽奧典沉淪日久所
有追訪無憚夷險會可師後囊盛習此經即
依師學屢擊大節便捨徒衆任沖轉教即相
續講三十餘遍又遇可師親傳授者依南天
竺一乘宗講之又得百遍其經本是宋代求
那跋陁羅三歲翻慧觀法師筆受故其文理克
諧行質相貫專唯念惠不在話言於後達磨

禪師傳之南北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後
行中原惠可禪師創得綱細魏境文學多不
齒之領宗得意者時能啓悟今以人代轉遠
紕繆後學可公別傳略以詳之今叙師承以
為承嗣所學歷然有據

慧磨禪師後有惠可惠育二人育師受道心

行口未曾說 可禪師後粲禪師 惠禪師

盛禪師 那老師 端禪師 長藏師真法

師 玉法師 理已上並口說玄 可師後善老

師 出抄四卷 豐禪師 出疏五卷 明禪師 出疏五卷

胡明師 出疏五卷 遠承可師後大聰師 出疏五卷

道蔭師 抄四卷 冲法師 疏五卷 岸法師 疏五卷

寵法師

卷疏八

大明師

卷疏九

不承可師

依攝論者遷禪師

出疏四卷

尚德律師

出疏十

卷那老師後實禪師

惠禪師

曠法師

弘智師

名任京師西明身亡法絕

明禪師後伽法師寶

瑜師寶迎師

道瑩師

並次第傳燈于今揚化

中公自從經術專以楞伽命家前後敷印將

二百遍須便為引曾未涉文而通變適緣案

勢陶誘得意如一隨言便異師學者苦請出

義乃告曰義者道理也言說已鹿況舒在紙

鹿中之鹿矣事不獲已作疏五卷題為私記

今盛行之初冲周行東川不任官貫頻有度次

高讓不受年將知命有勅度人兗州度抑令

入震隸州部法集寺雖名預公貫而栖泉石
撫接遺逸爲心房公位居台輔作書召入沖
得題背曰我於三界無所須卿至三槐位亦
極公又重延不守恒度翻翔都邑即弘大法
晟動英髦冠蓋雲蒸歎未曾有中書杜正倫
親位法席詳評玄義弘福潤法師初未相識
曰何處老大德荅兗州老小僧耳又問何爲
遠至荅曰聞此少一乘欲宣一乘教網漉信
地魚龍故至濶曰斯實大心開士也因行至
大興善寺萬年令鄭欽泰於寺打人沖止之
曰公勿於寺打人泰曰打人罪我自當沖曰
罪不自當可遣他受然國家立寺本欲安寧

社禩唯善行之公。今於寺打人豈名。為國祈
福泰。即禮謝。又三藏玄奘。不許講舊所翻經。
沖曰。君依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可
還俗。更依新翻經出家。方許。君此意。奘聞。遂
止。斯亦命代。弘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也。
然沖一生遊道。為務。曾無栖泊。僕射于志寧
曰。此法師乃法界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
顯慶年。言旋東夏。至今麟德年。七十九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感通中

承

禮五對顛魚豈洗音鮪音郛音鬻側搭音

獠音猩音噫音儼即嚼音柑苦紘音

及合	狗	苦朗	紆
高	之	愛反	反
杲音	若	反下	呂
錘	羝	孃	噬
反池	反丁	反汝	反時
偽	奚	陽	制
灑	癯	鞞	鄴
反所	衢音	印音	戶音
解	饘	戡	仆
殪	旃音	堪音	反蒲
翳音	隰	裔	北
霑	習音	呂音	鞞
零音	噉	慝	反胡
裊	啗	反女	葛
服時	反上	六	慷
端正	反下	莖	慨
	他	營音	上

